



麦场主系列

MaiChang ZhuXiLie

曹文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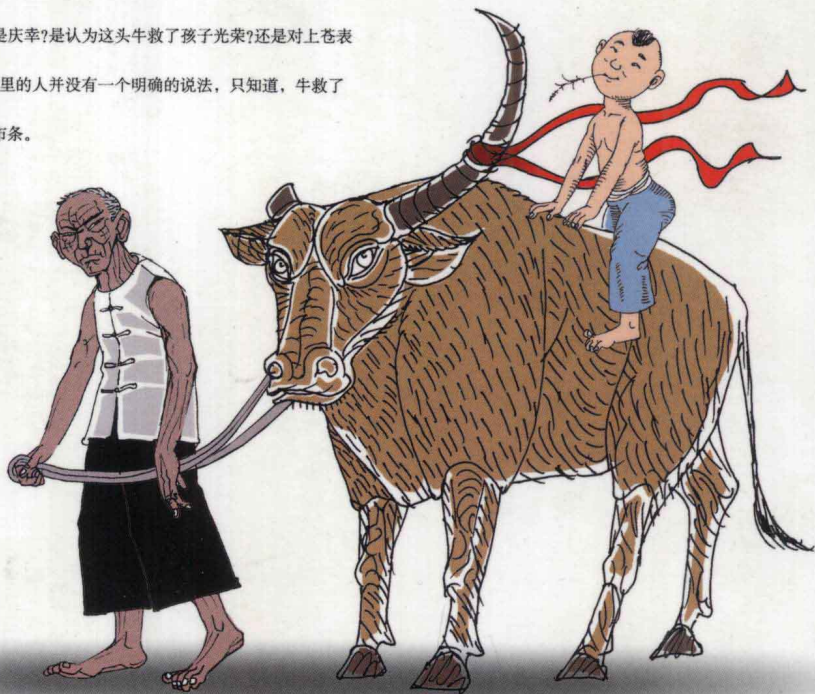
小说阅读与鉴赏

No.1

第十一根红布条

曹文轩◎著 | 安武林◎评

这里的风俗，凡是在牛救活孩子以后，这个孩子家都要在牛角上拴根红布条。是庆幸？是认为这头牛救了孩子光荣？还是对上苍表示谢意而挂红？这里的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只知道，牛救了人，就得拴根红布条。





麦场主系列

Maichang Zhu's Life

曹文轩

小说阅读与鉴赏

No.1

第十一根红布条

曹文轩◎著 | 安武林◎评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一根红布条 / 曹文轩著; 安武林评. —北京: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 6

(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

ISBN 978 - 7 - 5301 - 1983 - 9

I. 第… II. ①曹…②安… III. 曹文轩—小说—文学欣赏—中国—当代
IV. 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9078 号

曹文轩小说阅读与鉴赏 NO. 1

第十一根红布条

DI SHIYI GEN HONGBUTIAO

曹文轩 著 安武林 评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北制版厂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5.75 印张 20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 000

ISBN 978 - 7 - 5301 - 1983 - 9/I · 725

定价: 22.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 - 58572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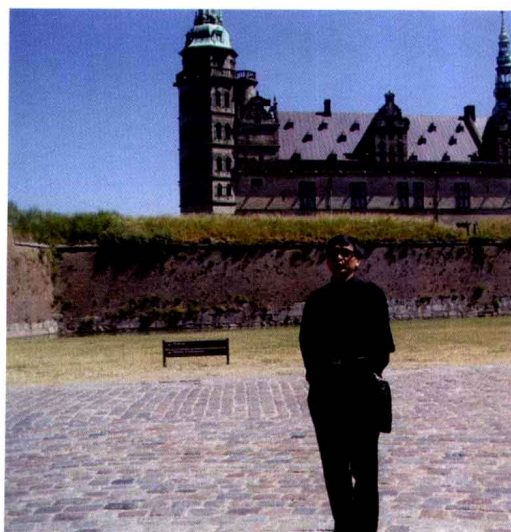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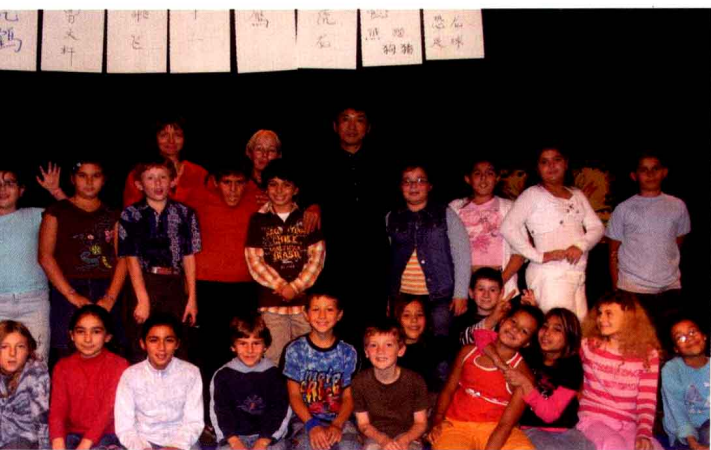
2005年11月在深圳一所小学校



和小读者们在一起



与张之路在芬兰岩石教堂



在柏林与德国儿童在一起 和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一起

在台湾林语堂先生纪念馆 在丹麦哈姆雷特古堡

因水而生

曹文轩

我的空间里到处流淌着水，我的作品因水而生。

“我家住在一条大河边。”这是我最喜欢的情景，我竟然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个迷人的句子。那时，我就进入了水的世界。一条大河，一条烟雨蒙蒙的大河，在飘动着。流水汨汨，我的笔下也在流水汨汨。

我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小学校长，他的工作是不停地调动的，我们的家是随他而迁移的，但不管迁移之何处，家永远傍水而立，因为，在那个地区，河流是无法回避的，大河小河，交叉成网，那儿叫水网地区。那里人家，都是住在水边上，所有的村子也都是建在水边上，不是村前有大河，就是村后有大河，要不就是一条大河从村子中间流过，四周都是河的村子也不在少数。开门见水，满眼是水，到了雨季，常常是白水茫茫。那里的人与水朝夕相处，许多故事发生在水边、水上，那里的文化是浸泡在水中的。可惜的是，这些年河道淤塞，流水不旺，许多儿时的大河因河坡下滑无人问津而开始变得狭窄，一些过去很有味道的小河被填平成路或是成了房基或是田地，水面在极度萎缩。我很怀念河流处处、水色四季的时代。

首先，水是流动的。你看着它，会有一种生命感。那时的河流，在你的眼中是大地上枝枝杈杈的血脉，流水之音，就是你在深夜之时



所听到的脉搏之声。河流给人一种生气与神气，你会从河流这里得启示。流动在形态上也是让人感到愉悦的。这种形态应是其他许多事物或行为的形态，比如写作——写作时我常要想到水——水流动的样子，文字是水，小说是河，文字在流动，那时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水的流动还是神秘的，因为，你不清楚它流向何方，白天黑夜，它都在流动，流动就是一切。你望着它，无法不产生遐想。水培养了我日后写作所需要的想象力。回想起来，小时我的一个基本姿态就是坐在河边上，望着流水与天空，痴痴呆呆地遐想。其次，水是干净的。造物主造水，我想就是让它来净化这个世界的。水边人家是干净的，水边之人是干净的，我总在想，一个缺水的地方，是很难干净的。只要有了水，你没法不干净，因为你面对水再肮脏，就会感到不安，甚至会感到羞耻。春水、夏水、秋水、冬水，一年四季，水都是干净的。我之所以不肯将肮脏之意象、肮脏之辞藻、肮脏之境界带进我的作品，可能与水在冥冥之中对我的影响有关。我的作品有一种“洁癖”。再其次，是水的弹性。我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水更具弹性的事物了。遇圆侧圆，遇方则方，它是最容易被塑造的。水是一种很有修养的事物。我的处世方式与美学态度里，肯定都有水的影子。水的渗透力，也是世界如何一种物质不可比拟的。风与微尘能通过细小的空隙，而水则能通过更为细小空隙。如果一个物体连水都无法渗透的话，那么它是天衣无缝了。建一座大楼，最揪心的莫过于防水了。谁家跑水，全楼人都紧张。水之细，对我写小说很有启发。小说要的就是这种无孔不入的细劲儿。水也是我小说的一个永恒的题材与主题。对水，我一辈子心存感激。

我的作品的长处与短处，大概都在水。因为水——河流之水而不是大海之水，我与我的作品，似乎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的气质，缺

乏严峻的山一样的沉重。容易伤感，容易软弱，不能长久地仇恨。水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具有浓度的东西进行稀释，将许多东西流走，或是洗刷掉。大约在四十岁之前，我还一直没有觉得世界上有坏人、很坏很坏的坏人。我对人只是生气，而很难达到仇恨的程度。即使生气，也绝不会生气很久，就更谈不上生气一辈子了。时间一久，那个被我生气的人或事，就会慢慢地模糊起来，一切都会慢慢地变得光溜溜起来。一个人没有仇恨，不能记仇，这对于创作是十分有害的，它影响到了他对人性的认识深度与作品的深度。仇恨是文学的力量，不能仇恨与不能爱一样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由仇恨而上升至人道主义的爱，才是有份量的。我一直不满意我的悲悯情怀的重量。但，一个人做人做事都必须限定自己。不能为了取消自己的短处而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长处。换一种角度来看，“短处”之说也未必准确。

作为生命，在我理解，原本应该是水的构成。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湿润的空间。现如今，我虽然生活在都市，但那个空间却永恒地留存在了我的记忆中。每当我开始写作，我的幻觉就立即被激活：或波光粼粼，或流水淙淙，一片水光。我必须在这样的情景中写作，一旦这样的情景不再，我就成了一条岸上的鱼。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文字。

注：本文是曹文轩先生在第六届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上的发言

为什么要读曹文轩

安武林

为什么要读曹文轩？是一个滑稽而又肤浅的问题。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嘈杂而又肤浅的世界里，我们很少去思考日常行为中简单事件里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对自己阅读的某一本书或者说某一个作家这样发问和审视是完全有必要的。卡尔维诺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为什么要读经典》，它包含和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读曹文轩的部分问题。因为曹文轩的作品都是经典和具有经典性质的作品，阅读经典和经典阅读会让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变得丰富而又强大。

一个人从小开始阅读的时候，应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就如同盖一座楼房而必须要打好地基一样。否则，我们会花费一生的时间来纠正自己。我常常想起童年时代阅读的第一本书时的热情和感动，这种印象始终挥之不去并让人懊悔不已。因为，那并不是一本好书。在那些无书可读和无人引导的年代，人是别无选择的。假如能有所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一本好书来读。曹文轩的书是经典和具有经典性质的书，所以我们要读曹文轩。

曹文轩的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尽管我不喜欢功利性的阅读，但我还是想说任何一部经典的作品都能给我们一些高尚的东西和一些功利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和家长更喜欢让孩子们选择曹文轩。优美、优雅、高尚、悲悯、宽容、大度、正义、拼搏、勇气、希



望、苦难……曹文轩的作品所包含的关键词以及这些关键词中所包含的意义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作家。我相信我们在使用功利一词的时候，是从现实性基础之上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功利有什么不好的呢？曹文轩是一个喜欢阅读经典的人，他阅读和他写作的方式很多时候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能读出曹文轩很多真实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就像魔方会为我们拼出一个完整的曹文轩的形象。

一本书应该给人传承很多东西，人生的、社会的、心理的、人格的、常识的、经验的，如果它能告诉人的东西越多，那就说明这本书的价值就越大。曹文轩的书似乎都是这样的，童年生活的经验以及他对生活的感恩态度，对故乡对亲人的大爱，对文学技巧娴熟的把握以及对小说美学上的深悟，还有那一份对人性深刻的关怀以及永远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的优美文字，让我们在享受文学的同时，还可以获得诗意的滋润以及自然的滋养。我相信曹文轩具有画家的眼睛，具有诗人的激情，具有小说家的洞察力，还具有哲学家的思辨力，当一个人拥有如此众多的赞誉的时候，他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

曹文轩的作品毫无疑问在这个时代和未来的时代都会留下重重的一笔，当我们的目光掠过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的敬仰之情犹如我们触摸那些历史的圣迹一样不能不真诚地为之挥洒，但我们的所获得文学经验和阅读经验会告诉我们：他的作品是值得一读再读并细细玩味的。

目 录

目 录

- 第十一根红布条/1
- 红葫芦/15
- 田螺/32
- 守夜/54
- 枪魅/63
- 阿维/75
- 长裙子短袜子还有一顶蓝帽子/100
- 大水/114
- 渔翁/131
- 灵树/150
- 埋在雪下的小屋/168
- 曹文轩出版年表/231
- 曹文轩得奖纪录/234
- 我的作品/曹文轩/239
- 童年的阅读经验/安武林/243

第十一根红布条

麻子爷爷是一个让村里的孩子们很不愉快，甚至感到可怕的老头儿。

他没有成过家。他那一间低矮的旧茅屋，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子后边的小河边上，四周都是树和藤蔓。他长得很不好看，满脸的黑麻子，个头又矮，还驼背，像背了一口沉重的铁锅。在孩子们的印象中从来就没有见他笑过。他总是独自一人，从不搭理别人。他除了用那头独角牛耕地、拖石碾，就很少从那片树林子走出来过。

反正孩子们不喜欢他。他也太不近人情了，连那头独角牛都不让孩子们碰一碰。

独角牛所以吸引孩子们，也正在于独角。听大人们说，它的一只角是在它买回来不久，被麻子爷爷绑在一棵腰一般粗的大树上，用钢锯给锯掉的，因为锯得太挨根了，弄得鲜血淋淋的，疼得牛直淌眼泪。不是别人劝阻，他还要锯掉它的另一只角呢。

孩子们常悄悄地来逗弄独角牛，甚至想骑到它的背上，在田野上疯两圈。

有一次，真的有一个孩子这么干了。麻子爷爷一眼看到了，不吱一声，闷着头追了过来，一把抓住牛绳，紧接着将那个孩子从牛背上拽下来，摔在地上。那孩子哭了，麻子爷爷一点也不心软，还用那对叫人心里发憷的眼睛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吭地把独角牛拉走了。背后，

孩子们都在心里用劲骂：“麻子麻，扔钉耙，扔到大河边，屁股跌成两半边！”

孩子们知道了他的古怪与冷漠，不愿再理他，也很少光顾那片林子。大人们似乎也不怎么把他放在心里。村里有什么事情开会，从没有谁会想起来去叫他。地里干活，也觉得他这个人并不存在，他们干他们的，谈他们的。那年，人口普查，负责登记的小学校的一个女老师竟将在林子里住着的这个麻子爷爷给忘了。

全村人都把他忘了。

只有在小孩子落水后需要抢救的时候，人们才忽然想起他——严格地说，是想起他的那头独角牛来。

这一带是水网地区，大河小沟纵横交错，家家户户住在水边上，门一开就是水。太阳上来，波光在各户人家屋里直晃动。“吱呀吱呀”的橹声，“哗啦哗啦”的水声，不时地在人们耳边响着。水，水，到处是水。这里倒不缺鱼虾，可是，这里的人却十分担心孩子掉进水里被淹死。

你到这里来，就会看见：生活在船上的孩子一会走动，大人们就用根布将他拴着；生活在岸上的孩子一会走动，则常常被新搭的篱笆挡在院子里。他们的爸爸妈妈出门时，总忘不了对看孩子的老人说：“奶奶，看着他，水！”那些老爷爷老奶奶腿脚不灵活了，撵不上孩子，就吓唬说：“别到水边去，水里有鬼呢！”这里的孩子长到十几岁了，还有小时候造成的恐怖心理，晚上死活不肯到水边去，生怕那里冒出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来。

可就是这样，也还是免不了有些孩子要落水。水太吸引那些不知道它的厉害的孩子了。小一点的孩子总喜欢用手用脚去玩水，稍大些的孩子，则喜欢到河边放芦叶船或爬上拴在河边的放鸭船，解了缆绳

荡到河心去玩。河流上漂过一件什么东西来，有放鱼鹰的船路过，卖泥螺的船来了……这一切，都能使他们忘记爷爷奶奶的告诫，而被吸引到水边去。脚一滑，码头上的石块一晃，小船一歪斜……断不了有孩子掉进水里。有的自己会游泳，当然不碍事。没有学会游泳的，有机关的，一把死死抓住水边的芦苇，灌了几口水，自己爬上来了，吐了几口水，突然哇哇大哭。有的幸运，淹得半死被大人发现了救上来。有的则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特别是到了发大水的季节，方圆三五里，三天五天就传说哪里哪里又淹死了个孩子。

落水的孩子被捞上来，不管有救没救，总要进行一番紧张的抢救。这地方上的抢救方法很特别：牵一头牛来，把孩子横在牛背上，然后让牛不停地在打谷场上跑动。那牛一颠一颠的，背上的孩子也跟着一下一下地跳动，这大概是起到人工呼吸的作用吧？有救的孩子，在牛跑了数圈以后，自然会“哇”地吐出肚里的水，接着“哇哇”哭出声来：“妈妈……妈妈……”

麻子爷爷的独角牛，是全村人最信得过的牛。只要有孩子落水，便立即听见人们四下里大声吵嚷着：“快！牵麻子爷爷的独角牛！”也只有这时人们才会想起麻子爷爷，可心里想着的只是牛而绝不是麻子爷爷。

如今，连他那头独角牛，也很少被人提到了。它老了，牙齿被磨钝了，跑起路来慢慢吞吞的，几乎不能再拉犁、拖石碾子。包产到户，分农具、牲口时，谁也不肯要它。只是麻子爷爷什么也不要，一声不吭，牵着他养了几十年的独角牛，就往林间的茅屋走。牛老了，村里又有了医生，所以再有孩子落水时，人们不再想起去牵独角牛了。至于麻子爷爷，那更没有人提到了。他老得更快，除了守着那间破茅屋和老独角牛，很少走动。他几乎终年不再与村里的人打交道，孩子们

也难得看见他。

这是发了秋水后的一个少有的好天气。太阳在阴了半个月后的天空出现了，照着水满得就要往外溢的河流。芦苇浸泡在水里，只有穗子晃动着。阳光下，是一片又一片水泊，波光把天空映得刷亮。一个打鱼的叔叔正在一座小石桥上往下撒网，一抬头，看见远处水面上浮着个什么东西，心里一惊，扔下网就沿河边跑过去，走近一看，掉过头扯破嗓子大声呼喊：“有孩子落水啦——！”

不一会儿，四下里都有人喊：“有孩子落水啦——！”

于是河边上响起纷沓的脚步声和焦急的询问声：“救上来没有？”“谁家的孩子？”“有没有气啦？”等那个打鱼的叔叔把那个孩子抱上岸，河边上已围满了人。有人忽然认出了，那个孩子：“亮仔！”

亮仔双眼紧闭，肚皮鼓得高高的，手脚发白，脸色青紫，鼻孔里没有一丝气息，浑身瘫软。看样子，没有多大救头了。

在地里干活的亮仔妈妈闻讯，两腿一软，扑倒在地上：“亮仔——”双手把地面抠出两个坑来。人们把她架到出事地点，见了自己的独生子，她一头扑过来，紧紧搂住，大声呼唤着：“亮仔！亮仔！”

很多人跟着呼唤：“亮仔！亮仔！”

孩子们都吓傻了，一个个睁大眼睛，有的吓哭了，紧紧地抓住大人的胳膊不放。

“快去叫医生！”每逢这种时候，总有些沉着的人。

话很快地传过来了：“医生进城购药去了！”

大家紧张了，胡乱地出一些主意：“快送镇上医院！”“快去打电话！”立即有人说：“来不及！”又没有人会人工呼吸，大家束手无策，河边上只有叹息声、哭泣声、吵嚷声，乱成一片。终于有人想起来了：“快去牵麻子爷爷的独角牛！”

如里的山村，只是让土地活起来，
 这个孩子都要在土地上是跟红布条。
 是庆幸？是认为土地土地了孩子光能？
 还是加上它表示敬意而挂红？
 如里的人口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只知道，土地了人，
 就得是跟红布条。

